

# 世界書局仿真刊印 《宋本梅屋詩餘·石屏長短句》後記

閻 初 © 世界書局董事長



·《梅屋詩餘》封面。(圖片提供：國家圖書館特藏組)

2012年5月，世界書局出版國家圖書館珍藏重要古籍《宋本梅屋詩餘·石屏長短句》，所據底本為明虞山毛氏汲古閣影鈔宋臨安陳宅書籍鋪刊本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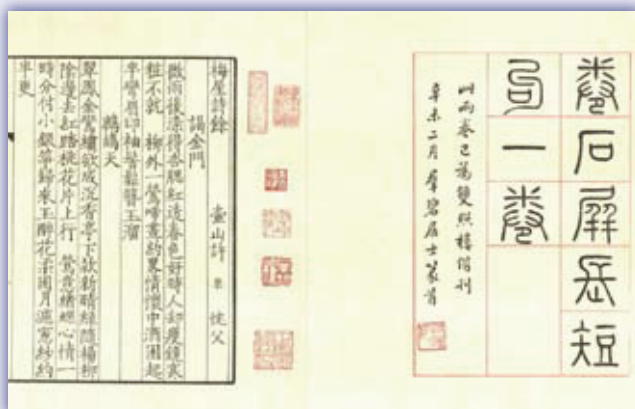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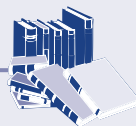
汲古閣是常熟地方富豪毛晉藏書刻書之處。毛晉(1599～1659)，字子久，是明末的藏書大家，當時社會宋明理學是思想學術主流，毛晉卻特別提倡漢唐舊學，他以重金收購宋元及歷朝重要善本達八萬多冊，並且聘請學者專家研究校勘，存藏了許多舊鈔本和殘本。他同時招募工匠，刻印了不少典籍，《藏書紀要》云：「汲古閣景宋精鈔，古今絕作，字畫、紙張、烏絲、圖章，追摹宋刻，為近世無有。」《四庫全書總目提要》謂「汲古閣版，至今流布天下。」足見其對後世學術的影響。

本書是汲古閣影鈔南宋臨安陳宅書籍鋪印刊本。臨安是現在的杭州。宋代雖政事不彰，比不上唐代的輝煌，但在文化上卻留下許多成就，當時因朝廷提倡大量印刻歷代經典，民間文化出版事業得以蓬勃發展，精益求精，尤以臨安最著，加以南宋遷都臨安，更提升了它在社會、文化、經濟各層面的優勢，許多藏家認為「天下印書，以杭州為上」；而在諸多作坊中，又以陳宅書籍鋪最為著名，陳氏父子刻印之書多為一些唐宋詩文集和筆記小說，約有近百種，而本書《石屏長短句》終即刻有「臨安府棚北大街睦親坊南陳宅書籍鋪印行」之牌記。鄧孝先於羣碧樓觀書時慨然謂：「……一時絕業前無古人後無來者……」，羣碧樓藏書近四萬卷，其中宋刻即有千餘卷，鄧氏嗜書非常，往往舉債蒐購珍本，灑書後對汲古閣本有此讚歎，足見毛氏選刻之珍。

《梅屋詩餘》作者許棐(?～1249)，字忱夫，浙江海鹽人，不喜仕宦，後歸隱秦溪，於居處植梅數十樹，自號「梅



·《梅屋詩餘·石屏長短句》陳宅書籍鋪牌記。(圖片提供：國家圖書館特藏組)



·《梅屋詩餘》卷首展開。(圖片提供：國家圖書館特藏組)

屋」。據考，許棐之前亦曾在縣為官，他曾有一首詩，〈陳宗之豐寄書籍小詩為謝〉：「江海歸來二十春，閉門為學轉辛勤；自憐兩鬢空成白，猶喜雙眸未肯昏。」這是他晚年所作，而陳宗之即是陳起，號芸居，也就是陳宅書籍鋪的主人。許棐歸隱後購屋溪北，屋儼心寬，藏書數千卷，並於屋中懸掛蘇東坡、白居易二人之像事之。他賦詩填詞，態度嚴謹，以貪多務速為戒，工於詩，

尤喜寫梅，詞擅小令，多寫風物心情，清新高雅，所謂「詠歌閒適，摹寫山林，時亦有新語可觀。」其流傳後世之作，除詞《梅屋詩餘》一卷外，尚有文《獻醜集》一卷、《樵談》一卷、《雜著》一卷、詩《融春小綴》、《梅屋詩稿》、《梅屋第三稿》、《梅屋第四稿》等各一卷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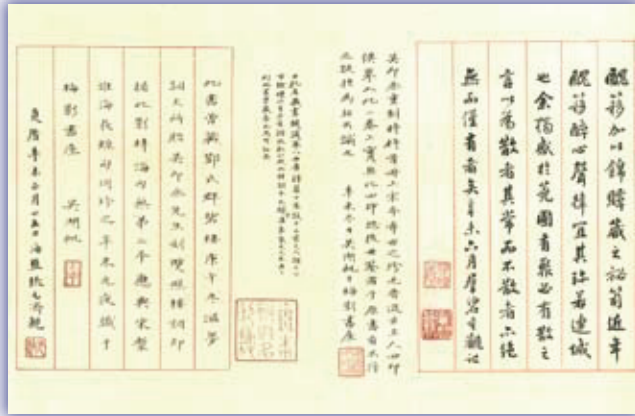
《石屏長短句》作者戴復古，字式之，天台黃岩人（即今浙江台州），生於南宋孝宗乾道三年（1167年），卒年不詳，然依其作〈新年書懷〉中云：「衰年百病身，淳祐五年春。塵世自多事，風光又一新」，推算此時年七十九，又在〈懶不作書·急口令寄朝士〉中寫到：「我已八十翁，此身寧久絆」，故學界多以八十為其年壽。他常居南塘石屏山，故自號石屏，一生不仕，浪跡江湖，為南宋著名江湖派詩人，曾從陸游學詩，詩詞豪邁清朗，自成一格，況周頤語：「往往作豪放語，錦麗是其本色。」式之自幼孤寒，然性好遊歷，其詞〈望江南〉三闕自嘲自述，自謂「平生事，說著也堪羞。四海九州雙腳底，千愁萬恨兩眉頭。白髮早歸休。」又《輟耕錄》中陶宗儀載記戴石屏曾娶武寧富家女為妻，但其前早已成親，故於二三年後忽欲作歸，此女贈妝奩，餞詞泣別，別後投水自盡。十年後，戴有〈木蘭花慢〉一詞，疑是為悼此賢烈亡妻而作。

許棐、戴復古二人皆不樂仕宦，安於清貧；與梅樹石山為伴，雖寄情於山水，卻又不忘時局。戴氏〈西江月〉詞云：「過隙光陰易去，浮雲富貴難憑。但將一笑對公卿，我是無名百姓。」真乃二人性情本色！

本書卷末有多位國學大師手書題記，至為難得：吳湖帆、張元濟、王季烈、葉恭綽、夏敬觀、黃孝紓、沈尹默等十餘位方家。其中吳湖帆（1894～1968），字遙駿，別署醜髯，江蘇蘇州人，為近代書畫名家，早年與溥儒被稱為「南吳北溥」，三〇年代中，與張大千有「南吳北張」之稱。他是清代著名畫家吳大澂之孫，家學淵源，自幼濡染，為文物收藏與鑒定的大家。民國二十七年，上海汲古閣主人曹友卿請他鑒定一幅剛買的〈剩山圖〉，圖雖破舊，但他認為必是名家遺作，乃將珍藏的商彝周敦古銅器換得了這幅殘卷，後來再經比對，竟真是黃公望〈富春山居圖〉的前一段。此圖終在去年合璧，吳氏有知，當覺欣慰。

另值得一提的是曾任國民政府鐵道部長的收藏家葉恭綽（1881～1968），廣東番禺人，亦

出自書香世家，早年留日時曾加入同盟會，後來在文化大革命中遭迫害至死，後人遵其遺囑，將骨灰葬於南京中山陵東側的仰止亭旁，仰止亭就是由他捐資修建的，主為表誌他對中山先生高山仰止的敬慕之情，此亭亦是中山陵中唯一一座個人捐建的紀念建築。葉氏收藏大批文物，多有稀世珍寶，最著名的有西周毛公鼎、王羲之〈曹娥碑〉、王獻之〈鴨頭丸帖〉、唐寅〈棟亭夜話圖〉等。抗戰期間，他



·《梅屋詩餘》卷末有多位國學名家題記。(圖片提供：國家圖書館特藏組)

將七箱重要文物寄存在上海英租界的一處倉庫，不料姨太太潘氏心生不軌，為侵吞錢財而大舉興訟，並且將毛公鼎之事洩漏給日本憲兵隊，葉恭綽急電其侄葉公超速往上海處理，頻頻囑咐要保護毛公鼎留在國內，決不能典押變賣，切不可流出國土。此外葉氏對佛教經典的保護亦不遺餘力，曾致力出版未版藏經五百部、發起興建青島湛山寺，又在上海成立「法寶圖書館」，後為收留逃難無助的青年學僧，與倓虛法師在香港成立「華南佛學院」。

世界書局多年來尋訪古籍珍本，希盡一己綿薄，傳承祖先百世經典，宋槧烏絲刻板，多是書家最愛，毛氏汲古閣影鈔烏絲欄本，更是一絕。此次欣獲國家圖書館授權刊印此書，感謝特藏組執事諸位對掃描文稿不厭其煩，力求完美。館藏原書高 28.8 公分，寬 19 公分，內頁烏絲細緻精美，字跡秀麗清朗，每半葉十行，行十八字，雖歷數百年顛簸流轉，幸無缺頁殘損，亦無嚴重污漬。封面雖已陳舊，但織錦繡紋完整，紅花綠葉，明艷可人。本局喜見精品，決意克服困難，以宣紙線裝仿真出版，另加做函套，用絲布描印原件花彩裱裝。然臺灣宣紙多為書法繪畫之用，質地和尺寸均不宜上機，經多方尋找，試印比對，決定以進口宣紙製作。但宣紙印刷，極易卡紙，耗損甚高，必須不斷停機調整，其他如油墨、裁切、裝訂等諸多問題，都需靠手工進行，我們堅持品質，終於勉力完成，雖仍需就教方家，學習改進，但冀盼觀者撫書澗頁時，偶亦有「花落春仍在」之感，或許這就是我們的使命，千百年後，為著作者、印刻者、護藏者在今世尋找知音。

以書為業多年，每每在書成之後，仍有許多「如果當初……」，也對未來始終抱著「如果能夠……」的期待。做為一個以傳揚中華文化為職志的出版人，我們懷想古早年間書業鼎盛之時，好紙、好墨、好工藝推展出的好書，被流布、被珍藏；文史專家精研考證，版本汰粕存菁，傳世經典跨越時空，令代代青年學子喜獲明燈，朝野政商循先賢綱紀倫常，引為治世圭臬。人人閒時以書自娛，困時以書自勵；讀書是上上之途，典籍是傳家至寶；教育是百年大業，文化是立國基石，這就是百年老店世界書局的文化願景。